

冷劍烈女

司馬紫煙

金蒲孤不禁一怔，聽師父的口氣又似乎不太對勁了，乃囁囁地道：

「徒兒已經連闖過好幾關了，劉素客以智力困徒兒不佳，勇力自付是論……」

天山逸更厲目一瞪道：「放屁！劉素客天縱之資，豈會輸在你這毛頭小伙子手上！」

金蒲孤正要辯解。

劉日英在旁輕輕一歎道：

「金公子，今師的神智任何一點都很清楚，祇有對家父的觀念受惑甚深，你無法勸醒他的……」

金蒲孤聽了劉日英的話後，才是真正的吃驚了，怔怔地道：

「你父能被人改變得如此……」

劉日英輕輕一歎道：

「家父不是能把每一人都遂心所欲地改變，例如公子就是他無法改變的一個……」

天山逸更又厲目大喝道：「孽徒！你再不走我就一掌斃了你！」

金蒲孤淚流滿面，撲的一聲，跪在天山逸雙腳前，帶著哭聲道：

「師父！您還是殺了我吧！徒兒情願死了也不能看著您受好人的愚弄……」

天山逸更怒容滿面，大聲喝道：「好！

孽徒！你自己想死，我就成全你吧！」

說完踏前一步，舉起手掌就朝他的項門擊下來。

劉日英驚叫一聲，掩面不敢看下去，然而她的耳中卻祇聽見天山逸更一聲怒喝：

「臭釣魚的你憑什麼多管閒事……」

她放開了手，祇見南海漁人的釣竿又擊在手中，竿頭的釣絲纏在天山逸更的掌上，金蒲孤還是直挺挺地跪著。

那一定是南海漁人在危急中出手，救了金蒲孤的命！跟著門後人影幌動，接連出來了三個人！

奕仙白茶居中，奕神竺宮與耿不取分列左右。

耿不取首先過來，把金蒲孤扶了起來輕聲道：

「小子！你還是走吧！劉素客終於還是贏了……」

金蒲孤連忙道：「老耿！你也受了他的蠱惑了？」

耿不取搖搖頭道：「沒有，時間太短，他來不及對我施行迷魂的法術……」

金蒲孤怔然道：「那你見到劉素客了？」

耿不取點點頭。

金蒲孤輕聲而嚴厲地問道：「你為什麼不殺了他？」

耿不取歎道：

「你以為老頭子沒打這個主意？可是這傢伙太厲害了，他在我全身的穴道上都釘了一根金針，雖不叫我致命，卻將我的勁力都閉死了，現在我祇是一個衰弱的老頭子，連一支雞都殺不死，別說是殺人了！」

金蒲孤凜然一驚。

耿不取扶他的手軟弱無力，想來他說話一定是實情，這時南海漁人已經將釣絲收回，橫竿攔住天山逸更，不讓他衝過來，回頭對金蒲孤道：

「小伙子，你快決定一下，到底是走不走？走，自然是不成問題，不走！祇有先殺了今師，才能找到劉素客……」

金蒲孤擦擦眼淚道：「前輩！您能否將家師制住而不傷他的性命……」

南海漁人搖頭道：

「我沒有這份能耐，令師經劉素客施行惑心大法後，功力驟增，就是想殺死他我也不一定有把握！不過我還有幾式殺手絕招，或許可以成功，要想制住他是絕對不可能的……」

金蒲孤頓時陷入了一個極難的處境，南海漁人的話也是真實的，擒敵比殺敵難多了，高手對招，技高一著者，可以殺死對方，若是想制住對方，則必須高出對方很多才行……時間不允許他多作考慮，因為天山逸更又開始想衝過來。

(七十六)

神尾秀子不慌不忙地反問。

「這個目前還不能斷言，不過當地的警方說這種可能性很大，因此我們準備徹底搜查整棟房子。」

這也就是那些刑警之所以忙進忙出的緣故了。

「這麼說來，警方對我的懷疑已經全部澄清了？」

智子忐忑不安地問。

「是的。」

金田一耕助微笑著說：

「不論這個房間有沒有秘密通道，反正你是頭一回來這裡，當然不可能知道這裡有供奉這把短劍的事。而且當你在那個房間的時候，短劍還在神殿裡。」

「謝謝。」

智子輕輕點頭，突然問：

「對了，多門先生現在怎麼樣了？我是說他為什麼會來這裡？」

「這個嘛……智子小姐。」

金田一耕助又為此做了一番說明。

「自從松籟莊飯店發生命案之後，多門先生便一直懷疑九十九龍馬涉有重嫌，他原本打算持槍來這裡，威脅他說出實話。」

「正當他在這場裡徘徊時，卻聽到你的慘叫聲。當時他根本沒想到你會在這裡。對了，智子小姐，神尾老師已經告訴你有關他交代的事了吧！」

「是的，老師已經告訴我了。」

智子羞紅了臉，不過她還是鼓起勇氣回答道。

「很好。也因為他的關係，所以才能證明你的清白。當然，真正救你的人應該是殺死九十九龍馬的兇手。」

「金田一先生，殺死九十九龍馬的人會不會是他？」

「這種可能性非常低。」

「那麼，多門……他現在在哪裡？」

「在刑警們嚴密的監視下。因為他持有槍械、擅闖民宅，而且有重大嫌疑，所以必須被看管，不過你放心，沒什麼大不了的。」

聽金田一耕助若無其事地這麼一說，智子心裡總算鬆了一口氣。不過就在這個時候，隔壁房間突然傳來一陣歡呼聲，接著，一名刑警興奮地拉開那扇合成樹脂門。

「警官，我們找到秘密通道的入口了。」

「什麼？秘密通道的入口？這麼說果然有這種裝置？」

等警力警官立刻站了起來，並將放在矮桌上的短劍交給一名刑警，然後迫不及待地走進那個房間。

金田一耕助也跟著站起來，他看著智子和神尾秀子，笑著說：

「真是太好了，果然有秘密通道。這樣就可以完全洗清智子的嫌疑。」

他輕輕抖動褲腳，正打算邁出房門時，智子也跟著站起來。

「金田一先生！」

「嗯？」

金田一耕助聞聲，回頭問道：

「有什麼事嗎？」

「有件事想告訴您，不過不是今天。請您明天來家裡一趟好嗎？」

金田一耕助目不轉睛地看著智子。

(一二)

女

人

峰

● 橫溝正史

圈套

倪匡

陶格喘著氣：「它們完了，並不代表人重新成為世界的主宰……我把話說明了，衛斯理，你能盡力使人明白，有這樣的事實在？」

我緩緩搖著頭，表示我不能，我無能為力。

陶格長歎一聲，閉上了眼睛：「我去了，他們正在等我。」

這已是他第二次說到「他們」了。我疾聲問：「他們？他們是誰？」

陶格道：「伊凡、唐娜，和他們的媽媽……他們的靈魂在等我。」

我和鐵天音互望了一眼，雖然陶格的話，意外之至，但我還是有了極快的反應：「如果你和唐娜的靈魂有接觸，請她再進入那個女孩的腦部。」

陶格約有十秒鐘左右沒有回答，我又道：「如果你們願意，我可以為你們找四個適合的身體，讓你們仍然可以做人。」

陶格笑了起來：「不必了，使人貪戀生命，甚至一個階段的生命結束之後，還要通過輪迴，再來一遍，好讓它們一遍又一遍地玩下去。不了，我們都不想再做人了。」

這個回答，又大大出乎意料之外，我不禁駭然自問：「難道連輪迴這種情形，也屬於圈套的範圍？人在生，脫不出圈套，死了，靈魂也脫不出。」

這令人十分難以設想，我思緒紊亂，望著陶格。

陶格又隔了幾分鐘，才道：「唐娜完全知道你的意思，可是她說，她不想和別人……不……別的靈魂去爭。」

我聽得莫名其妙：「什麼意思？」

陶格道：「已經有一組記憶組，進入了那小女孩的腦部——這是唐娜說的，她說，她也不想再有形體，所以就不嘗試了，她說，你能理解的。」

我不由自主，張大了口，還覺得我的呼吸困難。是的，我可以理解，陶格轉述唐娜所說的話，我聽得懂，有一個靈魂，已進入了陳安安的腦部。

也就是說，溫寶裕的難題解決了。

當時，祇想到了這一點。而陶格在長長吁了一口氣之後，生命結束，鐵天音拉起床單，蓋住了他的臉。

鐵天音有事要處理，我心急去看溫寶裕，在走進大宅時，我忽然想起：進入了陳安安腦部的那組記憶，本來是屬於誰的？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鬼魂，借了陳安安的身體還了陽？

這種情形不但詭異，而且可怕——那靈魂可能屬於一個千年老鬼，也可能屬於一個十惡不赦的歹徒，當然也會是厭世自盡的癡男女，或者是從不知哪一層地獄之中脫身而出的冤鬼。

當我推開了門時，我看到的情景是，溫寶裕神情欣喜，正在和陳安安說話，說的是：「我不理會你原來是什麼孤魂野鬼，你現在是一個叫陳安安的小女孩，有很好的家庭，會有很多人都夢想不到的生活，你要好好地做好你這個新的角色。」

陳安安眨著眼，溫寶裕說完了話，才轉過頭來看我，就在那一剎間，我看到在陳安安的臉上，現出了一個狡詐陰森至極的神情，雖然那種神情，祇是一閃而過，可是也使我感到了一股寒意。

溫寶裕沒有看到，他興奮得脹紅了臉，大聲道：「我一直在用我的方法招魂，原來並不困難，我想，扶乩和碟仙，都可以請到鬼魂，我一定也請得到的，果然，有了信心，就會成功，你看，我可以交差了。」

他手舞足蹈地說著，又拉了陳安安，來到了我的面前，陳安安十分柔順，看來是一個乖女孩。

可是，我忘不了剛才她現出的那種可怕的神情。

溫寶裕道：「看來她很聰明，我教她認識她的父母，教她適應她的新生活，她都能領會。」

我吸了一口氣，溫寶裕這小子，可能還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事，當然，他可以向陳氏夫婦交代了。

那時，安安來到我的身前，叫了我一聲：「衛叔叔。」

我蹲了下來，盯著她看，她也回望著我，目光之中，有著小女孩不應有的鎮定。

我一字一頓地問她：「你是什麼人？」她一字一頓回答我：「我是陳安安。」

我沒來由——不，大有來由地感到了一股寒意。 (完)



「那好吧，你就去逛逛吧，我打算用完午膳再回莊，所以九妹你不必急，慢慢看啊。」唐雨珊笑著告訴凌靚兒，話裡別有含意。

凌靚兒沒注意到唐雨珊笑得詭異，正要離開大殿，唐雨珊又叫住她。

「妹妹，我有些事想讓你的丫環幫忙，不知她是否有空，借用一下。」唐雨珊好人做到底，幫凌靚兒將丫環也遣走，讓她可以安心去見她的心上人。

凌靚兒今天祇帶雪蓮出門，聞言，對唐雨珊點點頭。

「好，有什麼可以幫忙的，八姐你盡量吩咐雪蓮。雪蓮，你幫八夫人做好事後，再來找我。」交代著丫環。

「是。」雪蓮躬身遵命。

「那我們等會見了。」唐雨珊神情愉快地帶著雪蓮離開。

凌靚兒也忙走向後花園。她腳步急促，不知道表哥到了沒？

在後花園角落的大樹下，余仲豪也正焦急地引頸期盼凌靚兒的出現。

凌靚兒一邊注意自己的行蹤，避開旁人的注目，一邊尋找著表哥的蹤影。

「靚兒！」當余仲豪看到凌靚兒獨自一人走來時，開心地忙迎上前喚人。

「表哥！」凌靚兒走近了余仲豪。

「靚兒，表哥終於見到你了，你可知道表哥有多想你嗎？表妹！」見到凌靚兒，余仲豪心情激動地張手就想抱住她。

「表哥，不可以這樣！」凌靚兒急忙後退了兩大步，避開了表哥的擁抱。余仲豪撲了

個空，又見表妹滿臉的抗拒，想她一定為了自己現在的身份難為情，他很能諒解，不好意思地道歉：

「靚兒，對不起，表哥逾矩了，實在是因為我太想你了。」

凌靚兒看著余仲豪。再見到表哥，她能感到自己心情的轉變，沒有了以前的濡沫之情，反而覺得生疏，她現在祇把表哥當成哥哥看待，就如同親人般，不再摻有絲毫的男女感情。

「靚兒，你過得好不好？表哥一想到你要伺候霍非凡，表哥就好心痛。這段日子你一定受了很多委屈吧？」余仲豪滿眼的愧疚，臉上全是思慕之情。

凌靚兒看入眼裡，心中很為難，忙著說明：「表哥，靚兒並沒有受委屈，在非凡莊過的很好，表哥不必為靚兒擔心的。」

「靚兒，在我面前，你就不必再說這些客套話了。表哥瞭解你的痛苦，祇希望霍非凡能趕快找到新歡，這樣你就能離開他再回余府了。」她還是一樣的善良，更令余仲豪為她好心疼。 (六十六)

非凡莊主

可兒

聽月樓

作者：佚名

不覺如有所失，走到書房悶悶坐下。因去拿《玉人來》詩吟哦一番，以消悶懷。哪知四處找尋，不見錦箋的影響，心內生疑又喚進兩個書僮抱琴、醉瑟問：「我不在家，可有人到這書房麼？」書僮俱回言：「沒有」。宣生又不好叫書僮去找，祇是心下抑鬱不樂。暗叫一聲：「柯小姐！你我何無緣至此，連因你而作的一幅錦箋，又被人竊去。豈不可恨！」

這一天，正坐在書房思想柯小姐，又因錦箋不見，正懊惱不堪。忽見家丁進書房來道：「老爺在前廳，請公子出去說話。」宣生聽見父親喚，不敢怠慢，即起身離了書房，來至前廳。見裴年伯、柯襟丈俱在那裡坐著，又見乃尊氣森森的坐著陪人，不知為什麼事情，祇得上前與裴、柯二公作過揖，轉身又向乃尊作揖道：「爹爹呼喚孩兒，有何吩咐？」宣爺正待開口發作，柯爺也要怒責幾句，早被裴爺叫聲：「二位年兒不要插嘴，亂我堂規。賢侄且請坐了，好說的。」宣生依言告坐。

坐定，裴爺道：「登繁賢侄，我且問你，書房中可曾不見了什麼東西？」宣生被裴爺這一問，問得滿面通紅，心下暗想：「我祇不見了一幅錦箋，裴年伯怎得知？」便回道：「小侄書房不曾遺失什麼東西。」裴爺笑道：「賢侄你休得瞞我。現在所失之件存於我處，不知可是賢侄的？可拿去一看。」說著，把錦箋遞與宣生。宣生接過一看，正是書房不見的錦箋！由不得大吃一驚，不能隱諱，道：「這是小侄丟在書布下的，不見了兩日。怎麼落在年伯手裡？小侄不解。」裴爺道：「我且問你，箋上的詩可是你做的？有何所見而雲？然詩出有心，詩出無心？你可從直說來！」宣生道：「詩是小侄做的。戲以『有所見』為題，按四季吟成《玉人來》四首，不過偶爾感懷，實是無心。況詩上並無淫詞詭句，請年伯細看，便見分曉。」又把錦箋送與裴爺。裴爺接過叫聲：「賢侄！你這一幅錦箋失落不緊要，卻關乎性命之憂，關乎名節之重。你不實說出來，這風波起的不小呢！」宣生聽說，唬一大跳道：「小侄不犯非禮之罪，詩句又無勾挑之詞，年伯如何說的這般利害！」裴爺道：「賢侄，我實對你說罷。你這幅錦箋被你柯家姨妹拾去，柯家姨妹疑你有心做此詩詞勾引姨妹，其中必有私情，定要處死你家姨妹，故攜錦箋來請教你父親，也要處治賢侄。賢侄趁早直說，你這幅錦箋還是被姨妹獨自取去的，還是在書房當面交與姨妹的？賢侄快快說來！」 (二十五)

神機妙算張太乙

張天師64代再傳人

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

太乙網址：tai-i.com

精選 (陰宅、陽宅) 風水可補運

化解 { 經濟 婚姻 健康 } 危機

個人生涯規劃 (人生地圖)

詢問電話：(626)255-0558

9909 Marshall St., El. Monte, CA91731

聖路易新聞電子報

不斷的進步與更新，更多、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

十六版週週上網，廣告效應無遠弗屆，再也不會錯過

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

請上網：slcj.us

電話：314-991-3747 傳真：314-991-2554 e-mail:slcj@slcjmail.com